

留英雜憶(二)

楊永漢

(信報，2018年11月9日)

宿舍樓下是酒吧，洗手間竟然有出售避孕套的機器。最初我不知是販賣甚麼的機器，站著看內容，後面的同學猛說‘Harry up’。與宿友熟絡了以後，他們帶我到同性戀酒吧，還逼我去 Disco。有次大開眼界，是我半夜要送一位英國女同學回倫敦，我陪她到車站。期間，我去了洗手間，一看，竟然廁所擠滿了人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女同學大笑和告訴我，他們在互相欣賞，找尋性伴侶。

語言隔閡

初到貴境，才知道自己的英語是「有限公司」。很奇怪，上課時說英語，大部份老師和同學都知我說甚麼，就是回到宿舍，簡直是「雞同鴨講」。最初晚餐時，會有同學主動找我說話，可是幾句之後，他們便離去。幸好當時有馬來西亞和星加坡的華人留學生，他們中英文都流俐，見我受窘，會過來幫我翻譯。這也成就了我們持久的友誼，直至他們結婚生子，才少了通訊。

學生事務處有次致電問我有沒有遇上困難，我告訴校方，我的英語，同學聽不懂。往後的三個月，校方委派了一位女士，專教我發音，使我十分感謝。她最不耐煩是我發不到 sue 的音，她惟有用手指按著我的嘴唇再發音。最後一節，是我自撰一篇講稿，內容是為工人階級爭取權益，並要接受一群同學質詢。這次是我第一次用英語公開演說，當然，也鬧了一些笑話。

果然，掌握到發音後，和宿友已可溝通，最差是他們經常粗言穢語，使我又摸不著頭腦。其後，又要學「粗口」。

令我最尷尬的一次，我邀請了七、八個宿友到我房間喝啤酒和吃薄餅。一般情況，我致電店鋪，說出了地址和所需的薄餅，店方會回應大約幾時送到。但這次的答覆和平時不同，說了幾次，我還是不明。最後，店方一個字母、一個字母的唸出來「CLOSE」。全場同學狂笑不已，我在尷尬中，繼續喝啤酒。

失戀與鬼故

不管英國人或是中國人，青春總包括戀愛。同層的同學中，我應該是最成熟的一位。同學失戀或困擾，總是跑來找我問意見。一個女同學暗戀了男同學，最後發現他是同性戀，非常失落。幾個英國男孩，同追一位美國女生。那日下雪，她偏偏拖了我的手在操場跑了一圈。還有是，回美國時，只留下紙條告別，沒留下地址，幾個小伙子茫然若失。有位成績突出的女同學，男友是出自名門富戶，要求她畢業後立即結婚。而她寫的論文，給曼徹斯特的教授欣賞，特意跑來相見，邀請她到曼大唸博士。她很彷徨無主，在我的房間不知哭了多少次。

我似乎是個旁觀者，他們的失落與痛苦，我只能在旁引導，訴說因緣和合，解釋情感來去的無主。同學問了我很多有關佛教的義理，我用英語解說，他們不斷點頭。可是，我連自己想表達些甚麼都不清楚。

留英雜憶(三)

楊永漢

每週的‘Twilight zone’ 電視劇，是我們同學聚集的時間。每次都是女同學較多，劇集已是重播，還是不斷尖叫。看完劇集，都有同學繼續講鬼故。不管男女，都走上床，用被蓋著頭來聽。我從來都不驚怕，但總陪著同學尖叫，否則他們知道我聽不懂他們的說話。原來，女同學也會說色情笑話。

有一次，我有一科不合格，就是這班出色的女同學幫我搜集資料和改正英文，還保證一定高分。為了報答他們，我宴請各人到薄餅店自助晚餐，我們吃了近百隻雞翼。英國餐不太適合我，記得與外國同學共嚐薑蔥雞飯盒，他們讚口不絕，如果他們嘗過香港同學的自製叉燒與燒肉，一定驚為天人。

大型節目

第一個大型節目是競選宿舍管理委員會，競選的同學一改常態，非常嚴肅的跑上台述說自己政綱。每一張選票都有紀錄，派出多少張，投票箱就要有多少張。委員會很盡責，第一件大事是換了飯堂供應商，因為連我也瘦了十五磅。

還有是‘Goose Fair’，每個同學都表示是高興的大日子，使我十分期待。最後發覺只是個臨時小型遊樂場，小型摩天輪、小型過山車等，但當地居民卻十分享受。

最令我難忘是‘Bonfire’。某日有兩位同學跑進我的房間，要抬走我的睡床，原因是燒掉了，可以換一張新的。我以為是說笑，跟著他們去看。他們在宿舍旁邊挖了個很大的洞，已放了很多檯椅、木材之類的傢俬，當然，還有我的床。不一會，真的點火燒掉了我的床。

我們的舍監親自發邀請信給留學生，參加高檯晚宴‘High Table Dinner’。晚宴前，我被邀到舍監室閒談，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，部份還穿起自己國家的民族服裝。舍監教我們喝些厘酒，甜酒等等。晚宴更提供紅白酒，我正好坐在舍監旁邊，問他高檯宴的意義。他告訴我大學是訓練學者及社會精英之處，所以要懂得社交禮儀。

我確實難忘的是英國同學的行為，平日有點放肆，例如將十多個垃圾桶放在同學的房間、由地下爬上屋頂，還敲我的窗等等。一旦遇上正式的會議，他們的神情與態度就截然不同，進退有度。有次我在舞會流鼻血，四五個醫科同學來看顧我。我們到戲院看影片，一張票會看幾套片，但唸法律的同學，無論如何都不犯例。

異地回眸

從宿舍的窗口遠望，直達天際，黃昏歸鳥，清晨輕煙，都逼我融入自然。曾經在煙霧瀰漫的校園躑躅，亦曾在雨雪紛飛的日子徘徊。長堤緩緩而下的日落，運河的和風微雨，草陂的夕照鴉聲，還有，佛羅倫斯的銅像、湖邊的倒影、樹上的松鼠、森林的小鹿，都一一重覆浮現記憶中，留下了影像，也留下青春的足印。

我曾駕車，從倫敦直飛尼斯湖，也曾在威爾斯的海岸線狂奔大叫，與海鳥追逐。無垠的小黃菊平原，靜止的山羊，如銀盆的月亮，都觸動我的情懷。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日子，卻是如此鮮明的在腦海。